

黄岳杰 编著



THE SPARKLING STAGE

生光的舞台

杭州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成果集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
的一个缩影。

——【英】莎士比亚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黄岳杰 编著



T H E S P A R K L I N G S T A G E

生光的舞台

杭州师范大学校园戏剧成果集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
的一个缩影。

——【英】莎士比亚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没有灵魂的人才会觉得在黑暗里生活是一种幸福。我生在太阳东升的时刻，我无法忍受暗夜的昏暗、暴虐、欺诈和堕落。

我渴望着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渴望亲临一种壮美的时刻。

——选自《追日》



目 录

守 望

追日	3
掠过山冈的清风	13
风雨沧浪湖	25
虚拟爱情	90
月光照我成长	104
儿子大了	130
是非电视	135
生存还是毁灭	140
暴风雨来临的傍晚	144
导师的一天	152
母亲的七夕节	158
谁说你别无选择	163
西泠守望	169
你的心里有几个声音	201
今晚老师来家访	206

小河淌水	212
母亲的味道	218
四季·相认	222

流 霞

重围	231
神医遇刺	257
驶向终点	290
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	331
最后一役	365

附 录

校园戏剧教育在高校构建和谐校园中的独特作用和实施策略	399
校园戏剧:修正应试教育弊端的诸种可能性	405
现代人本主义教育视阈中的校园戏剧	415
关于校园戏剧的科研成果	426

守望

编剧：黄岳杰

追 日

时间：远古。

地点：旷野。

人物：夸父；博公；耽儿；祭司；月神；日神。

[幕起。天边有一丝光亮。

[远处传来鼓声，时急时缓。一群裸露上身的男人和着鼓声起舞。

[幕外音：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在天与地的分合点，在生与死的交接处，在水火未济的混沌中，在蒙昧初开的年月里，在生命的尊严刚刚被唤醒的时候，便发生了这个故事。那时候的太阳温暖和煦，那时候的太阳长晟不落。有一天，地柱东倾，太阳西斜，黑暗终于来临，人们虔诚的祈祷也没能挡住夜神的降临。然而在匍匐的万民中，一个年轻人抬起了他不屈的头颅。

[夸父上。一个健硕的青年，目光坚毅。鼓声、人声再起，渐止。

夸 父 太阳不见了，我们快去追！太阳不见了，我们快去追！

[起舞的男人迅速散去。博公上。一个衰老的老者，身体佝偻，目光浑浊。

博 公 夸父，我罪孽深重的孩子，你至今还不省悟，你犯下的可是不赦之罪！你看，夕阳晦暝，晚霞如血，夜之神已经震怒，降下种种不祥的征兆，这都缘于你对夜神的不敬。倘不是念你是我族未来的酋长，我定将你斩首祭祀，以谢天恩。还不快快低下头去，对天领罪！

夸 父 领罪？我何罪之有？那如血的晚霞，分明是太阳流淌的眼泪。

博 公 哦，至尊的神啊，请饶恕我这年轻无知的不肖子孙。天道伦常，六十年为一巡。三十年无夜之日已近终数，三十年无日之夜即将来临。我受命于天，在此刻按祖先的惯例，以少男少女纯净之躯祭祀天祖，以谢日神三十年化育之恩，并恭迎黑夜之神的降福。此乃天经地义，不容违

逆。苍天在上,我博公愿披肝沥胆,以证明虔诚之心。我的孩子,你应该知道,祖上规矩,不可有丝毫的违拗,敬神之心,理当有十二万分的虔诚。这也是我一生风霜雨雪的经验之谈,你务必牢记。我作为一族之长,膝下的男女都是我心头的骨肉,我何尝不为他们的牺牲而痛惜。但若感情用事,我们将失去天神的保佑。为了子嗣兴旺,我的孩子,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夸 父 昏聩!我族多灾多难,皆因这拿活人当祭品的愚蠢陋习。牺牲青年,势必断后,子嗣如何兴旺?这道理如朗朗晴日般简单、明了。而习惯、传统和经验却似山林中遮天蔽日的雾障,以至于世道昏暗、是非颠倒,世俗的常识成了掩盖昏庸和罪恶的借口。你指责我年轻幼稚,但如果你脸上的皱纹只是由顽固和昏聩堆砌而成,那么年老还有什么值得炫耀?

博 公 数典忘祖的小子,竟敢如此辱没一族之长!我是本族权威的象征,我的权柄来自天神的意志。我优越的地位乃是天神对我几十年虔诚遵循祖宗规矩的回报。多少年来,我兢兢业业……

夸 父 对对,你兢兢业业做的好事屈指可数,而你兢兢业业做的蠢事却不计其数,现在你又把青年都索缚在你衰老昏朽的世界里,让他们所有的行为都遵从你的意志。你的地位和经历成了你阻拦一切变化的凭据,成了你一天比一天自私、一天比一天贪婪的托词。

博 公 你,你竟敢如此亵渎权威,亵渎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福祉,而你却鼓动族人追日,试图过一种没有日落的生活,难道你对眼前幸福的生活还不满足?

夸 父 幸福的生活?没有灵魂的人才会觉得在黑暗里生活是一种幸福。我生在太阳东升的时刻,我无法忍受暗夜的昏暗、暴虐、欺诈和堕落。我永远难以与你沟通,因为你生在暗夜,你早已学会了藏头露尾地度日,苟且偷安地生活。

博 公 没有人会理会你的呼声,一意孤行只会成为世人的笑柄。一切都还可以挽回,只要你放弃你的追求,反省你的行为。你若回心转意,我将不再追究你从前的言行,并保你拥有一族之长的荣耀和富贵。

夸 父 不用再鼓噪这些无用的言辞。你难以改变我,因为你们珍惜的那些东西我恰好都嗤之以鼻。

博 公 好,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那我就警告你,警告那些试图与你同行的人:

倘有谁不听我的忠告，一意孤行，我就叫祭司把你们变成神庙祭坛上的供品！

夸 父 恐吓和引诱一样都难以改变我追寻太阳的决心。假如追求光明必须有叛逆的勇气，那么我宁为叛逆而遭世人的唾弃。

博 公 好，好！你等着，你将会为你的鲁莽和叛逆付出沉重的代价。等着吧，等着天神的惩罚。

[博公边说边退，下。]

[鼓声又起，夸父伫立，仰天。遥远的天边响起无字的歌。]

夸 父 听啊，这声音多么奇妙，它在呼唤着我！我还犹豫什么呢？今生我别无选择。如果世界一定要遭难，就让我的肩头承担所有的不幸；如果暗夜注定要来临，我就一定要去追寻光明。

[鼓声继续，夸父下。众人起舞。灯渐暗。]

[灯亮，耽儿上。]

耽 儿 暮霭沉沉，无尽的山峦也没能阻挡夜幕的降临。风在呜咽，鸟在悲鸣，星星也躲到乌云后面不见了踪影。白天里歌喉婉转的黄鹂鸟，满山蹦跳的小羔羊，还有做梦的野蔷薇，游荡的蒲公英……一切都没有了。我如从一个遥远的梦中惊醒。为什么美好的东西都会流逝，虔诚的憧憬都成了幻影？太阳啊，太阳，你何时才能驱散黑夜，你何时才能重现光明？

[夸父幕外音：耽儿，耽儿！]

耽 儿 哥哥？

[夸父上，耽儿惊喜地迎上去。]

夸 父 耽儿，我到处找你。

耽 儿 哥哥，太阳忽然不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情形，我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做些什么。

夸 父 同你一样，我也未曾遇到过黑夜笼罩的情形，但我已领受了黑夜的恐怖与罪恶。人必须在太阳永驻的天地里生活。妹妹，别恐慌。天黑并不证明太阳已经消失，只是美好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苦苦地追寻。

耽 儿 那现在怎么办呢？

夸 父 我要把太阳找回来！

耽 儿 去找太阳？

夸 父 黄昏来临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打算。我只是担心你,担心你单薄的身子如何挡得住黑夜里袭来的狂风,你稚嫩的心灵怎么经得起冰冷的霜露。

耽 儿 你不要担心。我知道,妖魔会在黑暗中肆虐,鬼怪会在长夜里猖獗。可是不怕。哥哥别因为我而拖延你追赶太阳的决心。

夸 父 哦,温情与信念正在撕裂着我的心。

耽 儿 实现信念才是最大的温情。我一直把哥哥当成英雄。英雄就该放弃一己的悲欢。可是,我还是担心你不测的前程。这一路你将会遇到多少风霜雨雪、坎坷泥泞,将会遇到多少恶狼的侵袭、毒蛇的攻击!

夸 父 不用担心,这些都不足以阻挡我前行。我原本可以如众人一样躲在免遭风雨的小屋里,循规蹈矩地做个孝子贤孙,但暗夜使得我的心无法平静。我冥冥之中时常听到有一个呼唤我的声音,若隐若现,挥之不去。这是命运在喊我,我必须前行!

耽 儿 哦,是的,我也曾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独坐在家里就能听见风儿在喊我,鸟儿在喊我,山里的野草花儿也在喊我。于是,我就跑出家门,与风儿赛跑,与鸟儿说话,在野草花儿丛中尽情吮吸醉人的芳香。

[沉重、缓慢的鼓声。]

夸 父 哦。听哪,那是太阳的脚步声。你听这声音有多悲哀、多沉重啊。它没走远,我要赶紧去追!

[远处传来锣声。]

[幕外音:族人们听着,神庙准备再度祭供,哪家有童男童女必须自愿贡献!族人们听着……]

夸 父 这些邪恶的魔鬼又开始残害生灵了。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催促我必须赶紧上路。

耽 儿 趁天边还留着一些光亮,你赶快起程吧。

夸 父 那么,再见了,好妹妹。我是那么的不愿离开你,但我不能抗拒命运的召唤。如果离别总要伴着眼泪,那我宁愿用微笑来向你道别。请记住我的话:哪怕碰上最凶残的魔鬼也别低下你的头颅,因为人的头颅乃是世上最尊贵的东西。

耽 儿 再见吧,我的哥哥。让太阳早日来驱散黑暗,在阳光朗照的旷野上我等

你回来。

夸 父 再见！

[夸父、耽儿挥手道别。鼓声起，切光。

[灯亮，鼓声由缓而急。

[一座神庙，内有祭台、灯烛、供品。

[雷电交加，众人祈祷声，一阵响雷过后，祭司上。

祭 司 （咒语）至尊的天神在上，日出为昼，日落为夜；日月轮回，昼夜交替；刚柔相济，阴阳互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不可终作，死不可止息。生而有息，生生不已；死而有作，轮回不息。安于天命者，乃当与天同作息；违逆天命者，必遭天诛地灭。（向族人）众族人！

[众族人幕后响应：啊——

祭 司 昼夜本不相容。而今日神已去，理当背弃，我辈重新祭祀，同来侍奉夜神。众族人！

众 哈——

祭 司 快快屈下双膝，低下头去，让我们以祈祷来恭迎夜神的登临。（祈祷）至亲至爱的夜之神啊，快用你神奇的力量赶走太阳尚留在天际的一丝光芒吧，快降你迷人的昏暗在地上吧。黑夜已经来临，你将成为我们至尊的神明。所有的人都会对你感恩戴德，所有的躯体都向你顶礼膜拜。你的思想将是我们最高的意志，你的身体将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一切违背你意志的和不肯信奉你的都将成为你祭台上的牺牲。万能的夜之神啊，请听听你奴仆的虔诚祷告吧。

[众族人祈祷声，祭司下。

[闪电，夸父上。

夸 父 满耳都是乡亲的规劝，沿途皆有祭司的魔障。那么多人都想挡住我追赶太阳的脚步。受命运的召唤，我的心早已远在天边；受魔法的控制，我的双脚还未能走出本族的领地。这地方怎么似曾相识？（定神看）哦，是祭庙，我又回到了祭庙！该死的魔法！听里面闹哄哄的，不知在上演怎样的一出戏。

[推门跨进门槛，见众人跪拜，吃惊。

夸 父 哦，天哪。就在几个时辰之前，他们还自称是太阳最纯洁的子孙，可现在竟……喂，你们为什么拜倒在夜神的脚下？

众 人 日神去了，神位空缺。

夸 父 可你们是太阳的子孙！看你们黝黑的肌肤上分明还留着太阳的余温，你们怎么能把从太阳那儿得来的热情统统献给黑夜的魔鬼？

众 人 谁给我们饭吃，我们就拜谁。

夸 父 崇高的信念，动人的誓言，在势利面前为什么就那么不堪一击？人啊，上天赋予了我们自由的权利，为何动不动就屈下我们的双膝？

众 人 既生双膝，不跪何用？

夸 父 天生双膝，乃是令我们站立！起来吧，别在屈辱中度日！

祭 司 谁在这神圣的庙堂里胡言乱语？哦，夸父，是你。我听博公说你不听劝阻一意孤行要去追赶太阳。

夸 父 那么你是来阻拦我的，我已领教了你的魔法。

祭 司 你在走一条歧路，年轻人。在夜神面前我们都是奴仆，只能跪拜，只能祈求。你何以试图与他并驾齐驱？若是你的行为惹恼了夜神，族人们便会因此遭受灾难。作为祭司，一个我族信仰的最高权威，我有责任制止你这种荒唐的行为。

夸 父 我真不敢当，受你这样的重视。成百的少年男女死在你的庙前也不曾让你的灵魂产生丝毫的震颤，而我这小小的举动居然会让你变得如此的恐惧。

祭 司 拯救族人的灵魂是我的职责，为了拯救一个万古不灭的灵魂，我可以毁灭任何一个无谓的肉体。告诉我，年轻人，是什么魔鬼迷住了你的心灵？

夸 父 让魔鬼迷住的不是我，恰恰是你。在你神圣的光环下，你导演了多少悲剧。为了维护你那可怜的权势，你不惜用骷髅、人皮来装饰你自己，把无辜者的鲜血当作涂抹自己的胭脂，又用无数少男少女的白骨做了你神庙的奠基。

祭 司 罪过，罪过！你亵渎的不仅仅是我，你还亵渎了至高无上的神明。因为我所有的行为都出自神明的意志。你冒犯神明本该定你死罪。念你年轻幼稚，暂且赦免你。但你必须跪在神明的跟前乞求宽恕并答应他不再追日。

夸 父 我会吗？我蔑视世俗的规矩，并奉自己的心灵为神明。我爱我的灵魂胜过爱我的生命，我绝不会交出尊严跪下来以衬托恶魔的堂皇威仪。

祭 司 你口出狂言，足见你已不可救药。（向天）万能的夜之神，请把你权威的宝剑落在这年轻人的头上。唯有毁灭他的躯体，才能拯救他的灵魂。

夸 父 你可以毁灭我的肉体,但你休想征服我的灵魂。

祭 司 你等着吧,神灵的诅咒将会在你身上应验。当你见到太阳的时候,你将被灰飞烟灭。

[祭司下。]

[电闪雷鸣。切光。]

[灯渐亮。无字歌起。夸父拄杖上。]

夸 父 西去的路是这样的漫长,我已走了九九八十一天,仍没找见天边的一丝光亮。风吹过我的头顶,水流过我的身旁。我眼望着浩瀚的星空,脚行在崎岖的地上。孤独噬啃着我的心灵,疲惫和忧伤又时常让我迷失方向。每一分钟,我都在与饥渴和睡眠抗争,每一步路我都必须战胜懈怠和惰性。哦,我是困了,乏了,我坐下来歇会儿吧(欲坐,又突然起身)。不,不,我不能坐,不能贪恋片刻的安逸而放纵自己。我知道,一旦纵容了自己的惰性,我会一事无成。我已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可最困难的还是战胜我自己。路正长,夸父啊夸父,千万别在懈怠中沉迷。

[前面出现一道白光,夸父惊喜状。]

夸 父 那是什么?啊!太阳,我终于找到你了吗?

[月神上。箫声起。月神和乐而舞,至夸父前止。]

月 神 勇敢的人,欢迎你来到我的身旁。

夸 父 (疑惑地)为什么没有炽热的光芒?你到底是谁?

月 神 我永远在太阳的另一方,在无尽的黑夜里带给绝望的人们些许的希望。

夸 父 (失望地)你原来是月亮!可我寻找的不是你。

月 神 (神情黯然)请别把我洁白的清辉看成冷漠的标记。我也曾是一团火,只是因为身处黑夜才用冷漠来掩盖胸中燃烧的热情。

夸 父 我或许是不了解你。可你为什么要把我引到这里?

月 神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自己。黑夜带给我忧郁。我只能用阴晴圆缺给人送去一些欢娱。然而在给人安慰的时候,我却独自品尝孤寂,不断地自己苦着自己。可我的精神总不甘凝固,胸中永远激荡着一种隐秘的渴望。我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支撑和慰藉。可是在这茫茫的暗夜里,刚强与软弱结为了兄弟,雄性与雌性变成了同义。

夸 父 说得极是,看那些男人像一只只被阉割了的鸡,为庸碌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

月 神 可你不一样！自从你踏上征途的第一天起，我就在暗中注视着你。你身上最富有的正是我最缺乏的东西。你……（欲言又止）你一路已经走累了，坐下来歇一歇吧。

夸 父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能坐下来休息，而且我甚至不能接受你的好意，因为一切不是我所追寻的都将成为我路途上的阻力。

月 神 前面没有鲜花，没有微笑，也不会有一丝温热的光。所有的苦酒都将由你自己独饮，所有的不幸都得由你独自品尝。从前也曾有追日男儿，他们的一腔热血总敌不过这刻骨铭心的孤寂，最终有人退却，有人倒在了野地。你一路过来难道没感到寂寞吗？

夸 父 不，实际上从我上路的那天起寂寞便似影子般地牢牢攫住了我的心，像耗子般地噬啃着我的灵魂，一种难以名状的虚空常常占据我整个儿身心。可正因为这样，我才感到生命有了浓重的色彩，我在这深刻的苦痛和虚空中获得了一种永恒的意义。

月 神 但天边等着你的将会是些什么呢？

夸 父 我想肯定不是乐园，也许只是一片绝望的沼泽，也许是一方死亡的沙漠。但我必须不断走向前方的地平线，因为只有走着我才不会绝望。

月 神 你应明白追赶太阳于你自己并无裨益。你离它愈近，你的处境就会愈加艰难。太阳的炽热不但会灼伤你的眼睛，还会把你的躯体化为灰烬。你何不就此留下，在我阴柔的光环里体味人间不曾有的宁静？

夸 父 宁静？宁静对我来说也许不是一种幸福。很久了，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宁静是什么，心里总感到一种乱云似的迫切、匆促，感到一股烈火在心底奔突。我渴望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渴望亲临一种壮美的时刻，哪怕就此倒在了路上，我也会得到人生最辉煌的快乐。

月 神 我知道这一路的暴风骤雨锻炼了你刚强的身躯，山崖和荆棘磨砺了你磐石般的意志。我难以改变你，我现在只求你暂时在这里休息。

夸 父 不，不，我必须继续赶路。走在路上我才会觉得充实。

[夸父欲走，因虚弱一阵眩晕，月神上前扶住。]

夸 父 我曾行走如风的双腿为何变得如此沉重，强如山岩的身体为何也变得这般虚弱？是我的生命已到了极限，还是我的确应该遵从她的规劝坐下来休息？

月 神 （将夸父扶至一石旁）坐下吧，你该坐下。我会以女性的温柔消除你一

切的劳顿和烦愁。(催眠般地)坐下吧,坐下……

[夸父恍然在梦中。]

[无字歌又起,遥远的呼唤声再度出现:快来啊,你快来……]

[夸父惊醒,猛然抬头。]

夸 父 什么声音?哦,听啊,那个声音又在喊我了,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转眼之间我变得如此软弱?是肉体的劳累还是心灵的疲惫?那个声音又在喊我了。你刚强起来吧,夸父!脆弱的瞬间已经过去,漫长的征途依然在前。

月 神 你听到什么了?你想起什么了?你这出神的模样是否在告诉我刚刚升起的希望又将变成泡影?

夸 父 (低着头)我必须向你告别,别责备我不通人情,这是命运。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像你门前的流水,流过了,就永远不再回来。我只能以沉默的竖琴弹奏我的祝福。愿花朵属于你,愿荆棘属于我。再见,月神。

月 神 (黯然地)再见,勇敢的人。

[箫声起,月神环夸父而舞。]

[无字歌起。]

[灯转亮,精疲力竭的夸父依杖而行。]

夸 父 天地如此漆黑,四面一片寂静。大地肃穆,万物似乎都已死寂。生命的树枯槁了,思绪的河干涸了,没有绿色,没有涟漪,只有自己沉闷的呼吸,沉闷得像岩石,像沉重的铁门,像龟裂的土地。可是,总有一些光芒辉映在天边,总有一种声音回响在心里。漆黑包裹了这个世界,有多少恶行在这黑夜里肆虐,有多少美德在沉默中丧失。为什么我还要忧郁?为什么我还要疑虑?走在道上的人只能义无反顾,只能一往无前。

[鼓声,由缓而急,伴以沉重的响声,天边渐渐出现一片红光。]

夸 父 哦,听哪,那是太阳沉重的车轮在动。是你吗,太阳?

[日神上。]

日 神 是我,我的孩子。

夸 父 哦,我终于找到你了!真的是你?

日 神 你不该找我。快,赶紧回头,离我越远越好。

夸 父 不。我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你,我要你放出光来。

日 神 我钦佩你石一样的坚强,水一样的韧劲。可是,我是一个不能接近的东

西。远离我的人将失去温馨，而靠近我的人将不会有好运，因为我体内的岩浆随时都会发出灼人的光辉。

夸 父 可我已经接近你了。

日 神 那说明你正面临危险！哦，快走！我已收不住胸中奔腾的烈火。

夸 父 收不住你就把它放出来！让你的火燃烧，让你的光焰照亮世界！

日 神 我的光焰能照亮世界，我的热量却能把你烤成灰烬。

夸 父 灰烬？

日 神 你是否要问，为什么你找到了光明却只能沦为灰烬？

夸 父 我知道，世界并非只有善恶两极。善中有恶，真中有伪，美好与丑恶共舞，真理与荒谬同行。我非常明白，当我找到无边光明之时，也许正是我陷入无尽黑暗的开始。

日 神 你害怕吗？

夸 父 不。我上路，就是为了找到太阳。但追求光明的过程也使我的内心变得亮堂。我渐渐明白，再美好的结果也不能使人摆脱绝望。因为死亡可以把一切结果化为乌有。生命的意义全在于我创造的过程之中。所以我只顾行路，只顾求索。我把苦行当成一场舞蹈，把呐喊当成一种歌唱，从艰涩中提炼幸福，从悲壮中获取生命的骄傲。

日 神 你不仅是个勇士，你还是个智者。可惜我无法救你。哦，我的岩浆将要溢出，我的火焰将要奔突。

[日神不断挣扎，下。突然间，四周通红一片。音乐起。]

夸 父 啊，太阳，把你的身升上天空，把你的光洒满苍穹。火烧起来了，滚烫的岩浆正扑面而来。热，真热。我终将焚烧，变成尘埃回归大地，就像一滴水最终汇入大海。我身体焦渴，我的心里却没有焦虑。死亡可以剥夺我的生命，却不能剥夺我的精神。在我焚毁的地方，来年将会长出一片桃林，开出鲜红的花朵，那是太阳的光辉，那是我精神的血色。

[夸父缓缓走向鲜红的天幕，张臂挺立。音乐越来越强。]

[幕落。]

【剧终】

1990年5月